

第十一回 文星暗鄉科落榜

詞曰：

青雲平穩，折桂蟾宮期必近。露下焦桐，中郎怎不逢？整頭無分，料礙嫦娥新帶恨。非為才庸，留作來科第一紅。

右調《減字木蘭花》

說這鴛母，次日天明起身，正欲到白雲留去探視那道人，不知勸得無聲若何。忽見湯保走入叫道：「媽媽不好了。我方才拿臉水去大姐房中，只見門窗大開，道人和大姐都不知那裡去了。」鴛母見說大驚，慌忙來至白雲留看時，沒個人影。但見窗都大開著，窗外卻是西湖，難道竟赴水逃遁去了？及檢點房內箱籠什物，卻又件件都在。鴛母驚得呆了，道：「終不然昨日那個老道人竟是拐子不成，如何把我家這小娼勸化得蹤影都無？」湯保道：「媽媽也忒心粗，昨日也該問他一個的確來歷。只有五聖老爺面前便有個勸善大師，卻如何輕信著他。」鴛母道：「我怎麼不問他來歷？他說是城隍山道士，是畢老爺作薦他來的。」湯保道：「既是這等，畢老爺自然曉得。」

正說不了，只見畢純來走入，道：「媽媽快些打點令愛動身，夏府上轎子將來了。恐你臨時忙亂，故我先來通知。」鴛母嚷道：「忙亂個屁。都是畢老爺去城隍山請了個什麼勸善大師來，把我女兒勸得人都不見了。」畢純來見說摸不著頭，笑說道：「城隍山有甚勸善大師，倒是五台山來的。今日是令愛吉期，休得取笑。」鴛母道：「哪個取笑？昨日畢老爺你去不多時，便來個老道人，說善能勸化世人，叫做勸善大師，在城隍山居住，因遇著畢老爺，請他來勸我家女兒。他述說今日納聘四百，兩，明日即要成親，故特著貧道來勸。我見言語針對，方才著留的。」

畢純來聽畢，呆了半響，道：「媽媽莫非見鬼，我哪曾見甚勸善大師，卻叫來勸你女兒？這話從何說起？不要遇了拐子。」鴛母道：「拐子不拐子，畢老爺請來的，老身那裡知道？是畢老爺為媒，去尋還夏公子就是。」畢純來見說，大怒道：「這婆子放刁。分明把女兒藏過，賴那四百聘金，卻無中生有，反扯到我畢爺身上。難道你這婆子是銅頭鐵頸，不怕官法的？」鴛母也怒道：「這分明怕我女兒不允，和那遊方拐子通同，把我女兒騙去成親。我不去告官，已算十二分情面，卻又思量要我還那四百，兩頭，這是萬萬不能的。倒不要壞了良心，喪了體面。」畢純來怒罵道：「沒良心的老乞婆，不要錯了主意。夏公子和畢老爺不是善良之輩好惹的。」鴛母道：「別處興你老爺，老娘見多識廣，卻並不怕。」

你一句我一句，正在爭鬧不已，忽見陳秋遴同了蘇紫宸王儒珍入來。鴛母見了，道：「三位相公來得正好。正為我女兒之事，在此爭鬧。」原來秋遴已聞知畢純來為媒，將無聲逼嫁夏元虛之事，故約了蘇王，瞞過坤化，悄悄地出門，來和鴛母說話，恰好遇著畢純來。先是王儒珍一見，怒罵道：「你這不中抬舉的老乞婆，聽了那個蠢才的狗屁，便把女兒逼嫁夏元虛？誰不知水無聲已誓嫁陳相公的？」鴛母泣道：「都是這位三榜的老爺哄誘。昨日又去叫一個道士，來做勸善大師，門不開戶不開，把我女兒不知拐到哪裡去了。」畢純來道：「小弟實不知是秋兄所愛，故不過為夏兄說合耳。允與不允，由她自己主意。今將無聲藏匿過了，顛倒說我叫人騙去。諸兄高明，量得有此理否？」秋遴道：「無聲智慧絕人，豈是拐騙得動？其中必另有故。」鴛母嚷道：「依陳相公的說話，倒真是老身藏過了。請諸位相公進房去各處搜。」秋遴道：「非是藏過。她一個義氣激發的性子，或見逼迫不過，竟借西湖之水作沉珠碎玉之事，亦未可知。」鴛母道：「她若投水死了，難道這老畢叫來的道士也陪她投水，故一齊不見了不成？」儒珍道：「那道士看見把人逼死，自然連夜逃走，還在房中好等你拿住吃苦？」紫宸道：「不要議論紛紛，我們且先到房中一看，還是早早著人到各處去跟尋的為是。」大家叫聲「有理」，即一齊入內。畢純來見眾人進去，自覺沒甚顏面，趁秋遴等不看見，竟不別而行，一滴煙的去了。正是：

酒逢知己乾杯少，話不投機半句多。

且說紫宸等一齊來到白雲留，但見靜悄悄琴懸素壁，香馥馥被覆空牀，眼見得無聲是不見了。秋遴不覺淒然道：「山色湖光依然在目，但不知水卿何處，徒使人悲。」說罷欲泣。只見儒珍叫道：「這不是無聲和那道人題的詩麼？」陳蘇二人見說，走近壁邊，看那詩道：

已薄世情波底月，不知何事憶錢塘。

因憐弱息煙花地，又向塵寰現遭妝。

後寫「天台道人題」。再看第二首道：

父女相逢歡跨鶴，丹台舊是掌書仙。

陳郎欲覓天台路，弱水洋洋已數千。

後寫「水無聲題」。秋遴看畢大駭道：「據此二詩，竟是父女飛仙矣。」鴛母道：「怎叫父女飛仙？」秋遴道：「那道人卻是無聲的父親，今來度她一同成仙去了。」鴛母見說，泣道：「這般時，再不能見面的了，卻何不也便度了做娘的同去？撇下我老人家舉眼看誰？」一頭說，一頭哭將起來。儒珍勸道：「白日飛升乃是長生美事，哭她怎的？」秋遴道：「怪道弟與無聲初會時，說有父親文錦瀾在天台山中修道。今果成仙，實為奇事。」紫宸道：「此事雖奇，更奇在無聲父親卻是小弟的師父，這一向哪裡知道。小弟可惜昨日不來，若來遇見，豈非有多少妙處？」儒珍道：「廉來吾兄曾受業於天台遭人門下，然則亦解煉形養氣耶？」紫硬道：「不瞞二兄說，小弟於三年前元霄之夕看燈迷路，偶遇這天台道人，引至山中，賜以酒食，復授異書，令弟跨鶴而歸，往返不過瞬息，而家中已閱兩月矣。彼時弟叩問吾師有何族屬，即朗吟此詩前二句『已薄世情』云云，豈非那時預知有今日乎？」儒珍道：「不信吾兄有此奇遇，此真山中七日，世上千年也。」說話之間，只有秋遴淒然不樂，道：「她倒逍遙物外，一塵不染，但丟下這一天愁恨，叫我怎生消遣？」紫宸儒珍同勸道：「吾兄貴恙初痊，不宜傷感，致妨尊體。如今事已如此，又不能追隨仙馭，在此亦是無益，不如回去罷。」便挽了秋遴，同別鴛母而歸。正是：

西樓人已去，山水空相思。

猶憶梅花月，桃燈笑語時。

再說畢純來不別而行，一路想道：「據鴛母之言又不藏匿過了，終不然投水死了不成？或者無聲昨夜自己逃走去了，也未可知。我如今回去和元虛商量，有心再做兩把銀子不著，告他們一張匿人誣聘的狀子，或人或聘，看她如何償補，再作區處。」正低頭算計，只見幾乘大轎過來，畢純來便閃在側首，讓他過去。忽聞轎內叫聲「住轎」，走出一個闊服大帽的人來，叫道：「畢兄何往？弟著人四下尋覓，只是不見，卻在這裡閒行。」畢純來抬頭認得是蔡其志同幾個洪舉人、白秀才、黃進士、赫員外，畢純來忙上前拱手道：「小弟因有些俗冗相纏，不覺失約，得罪。」

原來畢純來和蔡其志這班，年規三月廿八到東嶽燒香，回來湖舫飲酒。那年卻輪著其志值年主社，因此出轎相呼，當下便邀他同上東嶽。畢純來知不能辭，況且無聲之事不成，正無顏面去見夏元虛，落得順水推船，消停一日，待事略冷，再去未晚。因向自己跟隨的小廝說道：「方才的事情，你是曉得的，可先回去通報夏相公，說我因有件不得不往之事，明日回來和夏相公商量。」小廝應聲而去。

畢純來即於路次僱了一馬，乘著同進東嶽。早來到大殿上，拈香點燭。遭土宜疏已畢，用過素齋，送了道士香金，一同出到湖上，下船飲酒。此時正在春濃，果是遊人如蟻，好不熱鬧。

蔡其志、畢純來和眾人飲至半酣，其志道：「早上畢兄有何貴冗，在湖上獨行，不識可見教否？」畢純來道：「不要說起，為朋友之事，累自己淘氣。」其志道：「此正『熱心常見是非多』。但不知為著哪個朋友，卻是甚的事情，因何有得受氣？」畢純來道：「事屬絮煩，說他怎的？」洪舉人笑道：「飲酒淘情，說說何妨？」

畢純來道：「是藕花居的妓女水無聲，他的性情生得十分古怪。止有妓女之名並無妓女之實，此諒諸兄所共知，不必小弟細述。後來不知怎的，卻與陳坤化的令郎梳籠了。兩下情意甚密，竟有夫妻之約，豈不好笑？」白秀才笑道：「此係妓家常套，陳郎落迷局矣。但怎的卻累及老先淘氣？」畢純來道：「這倒與陳郎無干。乃是東園夏天生，亦因閒步偶過藕花居，天生一見無聲，十分鍾情，因而特來浼弟不惜千金欲買為妾。弟辭以年邁，不與外事，而天生再三相央，無奈往為說合。言定身價七百兩，鴛母已允。不想那鴛母哄得銀子入手，竟將女兒藏過，無中生有，說是小弟叫人拐了她女兒去，要圖賴那身價銀子。和她理論，反出言無狀，你道天地間有這樣事麼？」

黃進士道：「吾輩縉紳之家，置買婢妾也不少，都像這般昧著良心的，只要騙得身價到手，將人藏匿，反去圖賴買主，竟是無法無天的了。那個只消送她到當官去，把她從重處治，怕不或人或價追出來？」畢純來道：「小弟也是這個主意。」赫員外笑道：「依我愚見，要美妾來何用？有這七百銀子，買些田地山場，收那花利來，到子孫手裡還受用著哩。」

畢純來笑道：「這個自是老成之見。但彼少年心性，怎肯收斂？況無聲不特容貌之美，奇在她一個二八嬌娃，竟有滿腹文章，出口便成詩句。那些少年子弟都愛慕她是才妓。」洪舉人道：「雖是小兒女家，果然有些才思。向者在個敞友處，見一幅綾子是無聲題寫的，詩字俱佳，真不愧才妓之目也。」黃進士道：「有個年友，曾贈弟一扇，亦是無聲題詠，真乃寫作都妙。我想文墨是男兒常技，小小女子，這段秀氣從何處得來，卻這般的聰慧？實是難得。」畢純來道：「人家女子無過識得幾個字就算奇事，若要這般大通文墨的，不但難得，竟是沒有。」

蔡其志見眾人交口稱揚無聲之才，以為天下無二，因觸動自己女兒若蘭。此時酒已半酣，不覺心癢，便說道：「據諸兄之論，竟是普天之下，再沒第二個才女的了，何所見之小也？」黃進士道：「非弟輩見之小，欲如無聲高才，實不可得。」其志笑道：「不要說是普天之下，即寒門弱息，雖無詠雪之才，恐不下於無聲。小弟不才，常在文墨中被她壓倒，可見宇宙間如此者下少。」眾人見說都點首稱是。

畢純來見其志誇自己女兒之才，不覺打動了一樁心事，道：「他這女兒即許王儒珍這狗才的，我想早上他在水家明知是我為媒，竟蠢才狗屁好不罵得潤肺爽口。又記得去春偶于飛來峰酒樓相遇，好意留他共飲，反受其一番怠慢，彼時我就存心要打破他這段美滿姻緣；如今趁其志說起女兒，何不將些言語打探他心下如何？倘聳動得這老兒，則我之忿可泄，元虛之氣可償，豈非一舉而兩得？」算計定了，因假問道：「既是令愛小姐，這等有才，必須要擇一位快婿，方為聯珠合璧。未知曾得其人否？」其志正說得高興，忽見畢純來這問，不覺蹙額道：「難道兄還不知，小女不幸自幼已許配王儒珍矣。」畢純來亦皺眉道：「原來如此。台兄何誤令愛之深也。」洪舉人道：「哪個王儒珍？」畢純來道：「就是那終日醺醺、自稱才子的王韞五。」洪舉人道：「卻原來是他，目下甚是困乏。台兄何不收之門下，而任其游嬉耶？」蔡其志歎了一口氣道：「不肖之物，怎地管得？」白秀才道：「貧乃士之常，亦且弗論。但見前輩父執，極其驕傲，恐近輕薄，終非福相。」黃進士道：「聞締好之時尚在襁褓，此等作事最要誤人。但聞幸未受聘，或在兩可之間耳。」其志見說，低頭默默。畢純來笑道：「吃酒不談公務事。是小弟多口，以致蔡兄不悅，得罪，得罪。且吃酒，莫鬧談。」隨一齊舉杯而飲，盡歡方散，惟有其志悶悶還家。正是：

片官打動悔盟心，慚愧歸來意已更。

月老暗中應一笑，羞他枉負不賢名。

按下其志被眾人你一句我一句，說得負慚而歸，且表畢純來當晚回家，次早去見元虛，元虛嚷道：「受人之托，須當終人之事。老先竟丟得上不下，自向東嶽而去，使晚生掃其大興。」畢純來笑道：「是弟得罪了，吾兄亦不必著惱。弟又非圖脯，無過勢處不得已。」元虛道：「誰疑者先圖脯來？但那鴛母放刁，就該著實追究她出來才是，怎麼會容她藏匿？」畢純來道：「哪個縱容她？弟和老娼大罵大鬧，負氣而歸，也不必去細說它。為今之計，且去本府告她一狀，這七百兩身價怕追不出來？」元虛道：「銀子倒還小事，只這無聲才貌晚生已為心醉，如何拋得？怎地再做兩百銀子不著，必須到手方妙，真個怕她走到天上去不成？」畢純來笑道：「吾兄何癡心於一妓女，而不惜乾金耶？倘欲得如無聲之才貌，包在小弟身上。尋一個與吾兄作配，卻正是門當戶對，只怕那才貌遠勝似無聲哩。」元虛見說，不勝喜悅，道：「既有此佳偶，老先何不早些說？未知是誰宅閨秀？」畢純來搖頭笑道：「且待追出了無聲身價，再與兄作伐，又不要丟得上不下，受兄呵叱。」元虛笑道：「晚生怎敢呵叱者先？固在相愛，故不禁語言唐突耳。懇乞明示，一並請罪，如何？」畢純來只是搖頭不肯說出，道：「且慢，若與兄說知，又要來急三槍，這事就不諧了。且待垂成之時，卻與兄說未遲。」元虛無奈，只得按下，且料理狀子去告鴛母。府裡批准，差拘鴛母到官，訴出飛仙情節，官府也自駭然，當堂判追身價之半。畢純來因自己已有三百兩後手，再三勸解，元虛只得也就罷手。

一日元虛正欲來見畢純來，問他春間所說佳偶之事，只見老管家夏留，走入道：「小的打聽得今年浙江主試，卻是翰林石老爺，與先老爺至交的同年。六月盡離京，將次要到揚州了，故特來報與大相公知道。」元虛見說大喜。

原來元虛久欲買個舉人做做，故著人打探，好做手腳。今番得了夏留之言，正中下懷，如何不喜？將佳偶之事且暫擱起，忙忙的打點銀子禮物，帶了夏留，悄悄地離家，沿途來到蘇州。接著便叫夏留過船，通達來意，呈上禮單。石主考果看家兄分上，即把關節付與夏留，道：「本當相請你家相公過船來會會，只恐耳目不便，你可與我致意相公，只要用心揀點，自然金榜留名。」夏留應聲曉得，悄悄溜過小船，與元虛說知。吩咐船家，叫仍循舊路而歸，元虛因買得關節到手，歡歡喜喜，自去料理進場不提。

這裡卻說王儒珍，大比之年，未免也要在家溫習一番。到得臨期，相約秋選一同入場，各盡胸中所學，倏忽三場已畢。到了放榜之日，儒珍料得自己必中，竟在家中候報。不期候至晌午，並不見響動，心下狐疑道：「終不然那些報人曉得我王相公是個寒儒，沒甚汁水，故不來報不成？」因叫墨童到布政司前打聽。去了一會，回來說道：「小的去看榜，頭一名就是陳秋選相公。」儒珍頓足道：「頭籌已被他奪去，想是有屈我相公在第二名了。」墨童搖頭道：「莫說第二，竟不見有相公的大名在上，想是中到別處去了。」儒珍罵道：「我相公是錢塘人，怎麼中得到別處去？」墨童道：「若說錢塘，只得一個陳相公，仁和縣也只中得一個姓夏的。」儒珍道：「那仁和姓夏的可記得他叫甚名字？」墨童道：「怎麼不記得？是三十三名夏天生，仁和縣學生員，習易經的相公，可認得他麼？」儒珍道：「如此說，我相公榜上無名的了。」墨童道：「其說相公，連這三畫王也沒有一個。」儒珍不覺長歎道：「似夏元虛那等白木，尚且中了，不信我倒落於孫山之外，難道文中有甚訛謬不成？」因於燈下將考作錄出，細細看了一遍，道：「非是我自己誇獎，文章至此，真乃繡虎雕龍之技，如何不中？實為怪異。但窮通壘晦，雖是有數，卻辜負了蔡小姐一片閨中望捷的熱腸，豈不令人悶悶？」當下獨自長吁短歎了一夜。次日，心不干報，將考作遍示同袍，俱各為稱冤，道：「有這等一氣呵成的錦繡文字，猶且困於場屋，吾輩尚復何望。主司真所謂冬烘頭腦者矣。」正是：

文章自古無憑據，惟願朱衣一點頭。

只因儒珍這番不中，有分教：釀成勢利之心，巧就姜斐之計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下回自然分解。

[返回 >> 鐵花仙史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